

会“说”是师生需要培养的重要能力

指点迷津

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小学数学阅读教学生态

□周国平

我们见过太多这种情况,教师在正式场合发言,手里拿着好几页稿子,似乎离了稿子就不知道该怎么讲话。如果是怕忘词,有稿子辅助也无可厚非。然而,很多人全程照本宣科,读得毫无感情。

难道当教师的还不会“说”吗?毕竟我们每天都要站在讲台上授课,课后还要和学生、家长、同事打交道。

可本文要谈的“会说”,并不是指用于日常沟通的口语会话,而是针对某一件事有条理、有深度的表达,是将个人观点进行逻辑性、系统性的输出,例如公开场合的演讲。

教师自身不会“说”,学生自然也不善表达。

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升旗仪式、节庆仪式等各类活动,学生代表按例要上台发言,结果也是捧着稿子念。稿子几乎都是教师提前准备并逐字逐句修改好的,学生上台照读就可以了。

有人说,如果把稿子背下来呢?这其实很难。因为通篇都是生硬的书面语,内容大多空洞无物,虽然会堆砌一些名言警句、理论文章,但缺乏自己的想法,既没有个人温度,也没有实践厚度。背这种东西很痛苦。即使背下来,发言效果和读稿差别也不大。

这种“教师写、学生读”的模式循环往复,一代又一代人学会了“读稿式发言”,直到被默认为一种不以为怪的“标准”。发言者只是上台享受荣誉,并机械完成读稿任务,没有正常的语气、没有文字的乐趣,更没有成就感。

听众无法从这样的演讲中受益,也是对时间的一种浪费。大家一起

走完流程,整个发言就是一个形式。

“说”的本质是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能掌握这种能力。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在表达欲最强烈的黄金时期,因为“读稿”剥夺了真实的思考和表达,甚至习惯于依赖,学会了沉默,错失了成长路上重要的能力积淀,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其实,不少深耕一线的教师积累了大量实践智慧,但不敢“说”导致不会“说”,不会“说”之后更不敢“说”,最终形成不良循环。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有价值的心得感悟,即便在本校也无人知晓,只能随着时间慢慢流失。

追本溯源,我们“不敢说、不会说”的特质,可能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在普遍的社会价值导向里,若非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人们一般不愿主动在公开场合表达观点。“安分守己”“少说话多干事”被当成美德,“能言善辩”“伶牙俐齿”则暗示一个人油滑、不踏实,含有贬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普通人的表达欲受到压抑。

二是教育体系缺乏自主表达的空间。多数教师习惯于按预设的教案推进课堂教学,学生也非常配合地围绕教师的期望给出答案。一旦学生的想法超出范围,教师通常会及时打断,并引导回“标准答案”。学生从小学会的是揣测和迎合,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平等表达的能力。

三是没有将表达能力纳入评价体系。虽然中小学语文学科对口语交际能力有要求,但考试几乎都是纸笔测试。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考核多聚焦考试成绩。表达能力最多算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软实力,对学生升学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当然也就没

有多少人愿意在这上面花功夫了。

但会“说”可以成为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助力,我们应该全力培养和发展的这种能力。对教师而言,演讲不仅是分享的过程,也是一种表现型任务,反映的是教师平时的教学和思考状况,更是帮助教师建立自信、拓宽格局的重要途径。

前段时间,我受邀参加了《浙江教育报》在安吉县报福小学举办的乡村教育论坛。会上我谈及:办好乡村教育,校长应引领师生过一种有品质的校园生活,而演说文化正是高品质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周教师例会前,我都会安排一到两名教师上台演讲,用10分钟时间,分享自己的教育故事、教学妙招、育人困惑。想要在10分钟内讲得清楚、讲得动人,就必须在日常教学中多做事、做实事,主动积累鲜活案例、沉淀教育思考,就形成了“以说促做、以做润说”的良性循环。

不少教师的分享接地气、有巧思,常常被听者借鉴实践,使一个人的成果变成一群人的收获。

此外,每学期我们学校还会举办期末教育论坛,提前公布演讲主题与参与对象,引导教师围绕核心议题深入思考、系统梳理,将零散的经验转变为体系化的认知,让每一份努力都被看见、被认可。

除了举办“会前演讲”这样的校内活动,全国各地哪里有主题论坛,学校都会尽力争取,为教师搭建更大的表达舞台。看着教师们外出交流、登台发声,从最初的紧张忐忑、依赖讲稿,到后来的从容自信、脱稿发言,我坚信,他们一定会越讲越成熟、精彩,越讲越有范儿。

教师要会“说”,学生更要会“说”。学校的“国旗下演讲”“少年演

说家”“共读一本书”等活动,正是学生从“学着说”到“能说会道”的成长平台。

“少年演说家”活动每学期推出两次,每次六七名学生演讲,教师参与主持与点评。从“我心目中的好教师”到“为什么要写作业”,话题贴近生活,思考渐入深处。

“共读一本书”引导学生关注身边问题,比如最近共读了《灰姑娘》,学生讨论:童话里为什么要有后妈?最后大家形成观点:后妈仿佛是亲妈的另一面,象征着成长必经的挫折与磨炼。

讨论中,学生们联结自身生活,理解自己的“后妈时刻”,感受亲妈的深情。还有学生悟出,师生之间也有类似的“严厉之爱”。

这样“说”,不再是单纯的说教,学生爱听、有共鸣,就连低年级的学生都听得认真,几天后仍能复述;有的学生经过几次演讲,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改变;更有学生因聆听而心生向往,渴望站上演讲台。

在校园营造演讲文化,能够打破“沉默惯性”,通过言语表达的方式,营造师生共同参与、双向成长的氛围,说的是观点,锻炼的是思维,唤醒的是生命力。

(作者为瑞安市桐浦镇中心小学校长)



而说家放
又也之也
校習
所為
者者
熟也

画春

近日,常山县大桥头乡中心小学美术社团师生来到田间,用画笔定格春日的美好瞬间。该社团名为“农画坊”,由二至六年级学生组成,每周四下午开展活动,设有素描、水彩、创意绘画等类别。活动现场,教师先带领学生观察油菜花的色彩层次和花株形态,再讲解构图和上色技巧,接着让学生分散在花海里自由创作。

(本报通讯员 徐梦杰 张玲雅 摄)

策论当下

课堂上就应该让学生大胆质疑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海

在我教学“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句时,一个男生的小手时而举起,时而放下。

此时,我真想问一问这个男生想干什么?但是,为了不打扰他上课,我没有开口。

直到下课铃响,我才问他。

他说:“为什么要去嘲笑那些保家卫国、守卫边疆的士兵?”原来他心中有疑问。

矛盾冲突是诗人常用的艺术手法。诗人通过表达看似对立的情感、场景或价值观,来强化诗歌的张力,深化诗歌的意境与内涵,使诗歌更具观赏性,以提升读者的想象空间。

孙绍振教授说:“欣赏分析古典诗歌,就得把诗歌里面隐含的感觉和情绪的变动,将其前后的差异,或者说得堂皇一点:矛盾——揭示出来。”

案例中男生对《凉州词》里的诗句产生疑惑,正是因为他在欣赏作品时感到矛盾。

小学生知识储备不足、情感共鸣能力弱,再加上诗歌感情色彩浓烈,充满艺术想象和夸张修辞,与现实生活有着较大的距离,产生这样的感觉很正常。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句诗是人物对话,是诗人与他人的对话,那么另一个人会说些什么?这个笑难道仅仅是嘲笑吗?

我相信,如果把这个问题的抛给学生,一定能打开学生的思路,实现多元解读。

第一种可能。那个人嘲笑着对诗人说:“怎么?马上要开战,不敢打仗?害怕?要用酒来灌醉自己?”

第二种可能。那个人苦笑着对诗人说:“兄弟,这仗要打到什么时候啊?说不定喝完这一杯又得上战场。”

第三种可能。那个人干笑着对诗人说:“战友一个又一个从我们身边离开,说不定哪天我们也战死沙场了。趁活着,多喝几杯。”

曾经有不少教师吐槽,上公开课,他们最不想上的是古诗、作文和散文这三类文章。

这么多年来,我听了不少的公开课。除了几位特级教师,很少能听到一线教师上古诗课。而我听到的课,也觉得教学方法单一,基本上都按照“知诗人、解诗题、明诗意、悟诗情”四步在教,没有什么新意。通过单向灌输式教学,教师把学生牢牢圈定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

我问授课教师:“这样上古诗,你们确定学生都懂吗?”

听了我的话,他们不知如何回答。我说:“能不能加个让学生质疑的环节?”

他们担心失控,一旦回答不了学生提的问题,会很尴尬。

教师们的担心我很理解,但这不能成为不让学生提问的理由。

特级教师孙双金、王崧舟在古诗教学中都安排了学生质疑环节。孙双金上《泊船瓜洲》一文时,有学生问:“既然两地相隔这么近,王安石为什么不回家?”

王崧舟上《江雪》一文时,有学生问:“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人和动物都不见踪影,柳宗元为什么还在钓鱼?”

这两个都是好问题,因为都触及学生理解古诗时认知矛盾的焦点。而这,就是教学的重点与难点,能激起学生的思维波澜,引起学生的讨论与争辩。

其实,入选小学课本的几十首古诗中,有不少存在各类矛盾冲突。比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为什么诗人要用桃花潭的水深来对比自己与汪伦的情深?

比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长江自古以来都是繁忙的水道,江上应该有不少船帆,可是诗人为什么只看到一艘船?

再比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既然春色关不住,为什么从园子外面不能看到更多的红杏呢?

所以,应该大胆让学生质疑问难,学生问得越多,理解古诗就越透。同时,教师也应该认真解读古诗,从作者生平、作品缘起、关联事件、时代背景等多个维度深入品析古诗。这样的话,对于古诗,教师才不至于教得缩手缩脚,流于形式;学生也不至于学得枯燥乏味,似懂非懂。

□王英豪

小学数学阅读作为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数学素养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面临抽象概念难理解、文本解读碎片化、个性化需求难满足等困境。AI技术通过多模态生成与即时交互,搭建起符号认知与具身体验的桥梁,引导学生将抽象的符号、公式、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经验。

永康市金塔小学作为浙江省未来学校试点,依托AI技术的深度介入,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为破解小学数学阅读难题重塑教学形态探索新路径。

一、搭建校内平台,实现个性阅读

学校所使用的AI阅读教学平台,是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基础框架,联合数字化研发团队搭建的校内专属平台。平台资源以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小学数学阅读资源库为核心,整合学校开发的校本阅读素材、同步练习题库,以及教师自主上传的备课资料和阅读内容。

为了让枯燥的数学文本变得生动可感,校内AI阅读教学平台会用大白话解释数学术语,配上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平台能实时跟踪学生的阅读情况,如哪个难点上停留时间最长、哪一类题目经常出错等,准确找出每个学生的薄弱点,自动生成个性化学习报告,并推送相关的阅读材料和有趣的练习题。

在评价环节,校内AI阅读教学平台突破了对错评判的单一模式,不仅能批改学生的解题过程,还能依托语义分析与解题诊断功能,评估其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深度。

以“百分数的应用”教学任务为例,针对学生在阅读中出现的逻辑漏洞,平台会给出针对性提示,如“是否忽略了题目中‘多百分之几’与‘是百分之几’的区别”,引导学生重新审视文本。

二、从“理解吸收”,走向“创造应用”

小学数学阅读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数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AI技术通过跨界融合与创意生成,打破了数学阅读教学的文本边界,推动小学数学阅读教学从“理解吸收”的基础层级向“创造应用”的高阶层级进阶。比如,在完成“统计图的认识”教学后,学生利用AI工具开展跨媒介阅读和创作。在课堂探究、课后实践活动中,学生利用DeepSeek、豆包等AI工具,将生活中的数据如家庭每月开支等转化为条形图、折线图等可视化图表,并根据图表撰写分析报告。还有学生将根据小区垃圾分类数据制作的统计图应用于环保主题班会,实现阅读成果的现实转化。

AI还能有效拓展小学数学阅读的广度与深度。比如,学生在阅读“三角形稳定性”时,借助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AI试验场”的知识关联功能,链接桥梁建筑、自行车车架等实际应用案例;阅读“黄金分割”时,能了解其在艺术、设计中的美学价值。

此外,依托校内AI阅读教学平台的小组协作模块,学生可在线上共同批注文本、讨论难点、合作完成探究任务。这种多元化的阅读拓展,让小学数学阅读教学不再局限于课本之内,而是延伸到生活场景、跨学科领域,构建起开放多元的教学生态。

三、技术并不冰冷,而会有温度

对于“相遇问题”“工程问题”等应用型阅读材料,国家智慧教育平台2.0智能版提供了虚拟场景生成功能。教师输入题目中的变量,如时间、速度、路程等,就能生成模拟动画,将抽象的数量关系转化为可视的运动轨迹。这种情境重构不仅帮助学生快速把握题意,更激活他们的数学思维,让小学数学阅读教学从被动解码转变为主动探究。

实践中要警惕技术依赖现象,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同时要坚持以生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无论是校内平台,还是各类AI教学工具,其反馈设置均应由教师根据学情自主调试,如用“你的思路很有创意,若能关注题目中的隐藏条件会更完美”替代冰冷的“答案错误”,保护学生的数学阅读兴趣。

未来学校强调因材施教,但小学数学阅读教学,大多采用“一刀切”的传统模式,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的认知差别。AI技术为小学数学阅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构建起“数据驱动—精准诊断—个性化反馈”的教学新生态,成为每个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培育的强大助手。

(作者为永康市金塔小学校长)